

# 从考古新发现看辽祖陵龟趺山基址的形制与营造

汪盈、董新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辽祖陵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嘎查西北的大布拉格山谷中，其东面略偏北距离辽上京遗址约 20 公里。辽祖陵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也是辽代营建的第一处帝陵。2003~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祖陵考古队，对辽祖陵遗址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sup>1</sup>，基本究明了陵区的范围和布局。辽祖陵陵区范围较大，由陵园、陵园外祭祀建筑遗迹、奉陵邑祖州城、陪葬墓群和附属建筑等一系列遗存构成。

在辽祖陵陵园和奉陵邑祖州城之间的山地中，有一处十分重要的辽代建筑遗址——龟趺山基址（图一）。基址地势较高，可以俯视祖州城全貌，是从祖州城通往陵园神道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此处山地植被稀薄，雨水常年冲刷侵蚀，原地表存有一座较大的石龟趺碑座，周围有碑片、砖瓦等遗物裸露于地面，基址面临严重的破坏威胁。2007 年，辽祖陵考古队对该基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第一次发掘），结合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推定该基址为“辽太祖纪功碑楼”<sup>2</sup>。由于地形限制和出于遗址保护方面的考虑，当时仅对建筑中心部分进行了发掘。2014~2015 年，为配合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的施工要求，辽祖陵考古队又对该基址进行了全面揭露（第二次发掘），新发现一些重要考古现象，补充修正了我们对碑楼建筑形制与营造等方面的认识。



图一 龟趺山基址的分布位置（南→北）

<sup>1</sup>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考古》2009 年 7 期。《辽代祖陵黑龙门址和四号建筑基址考古发掘》，《考古》2011 年 1 期。

<sup>2</sup>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龟趺山建筑基址》，《考古》2011 年 8 期。

## 一、第一次发掘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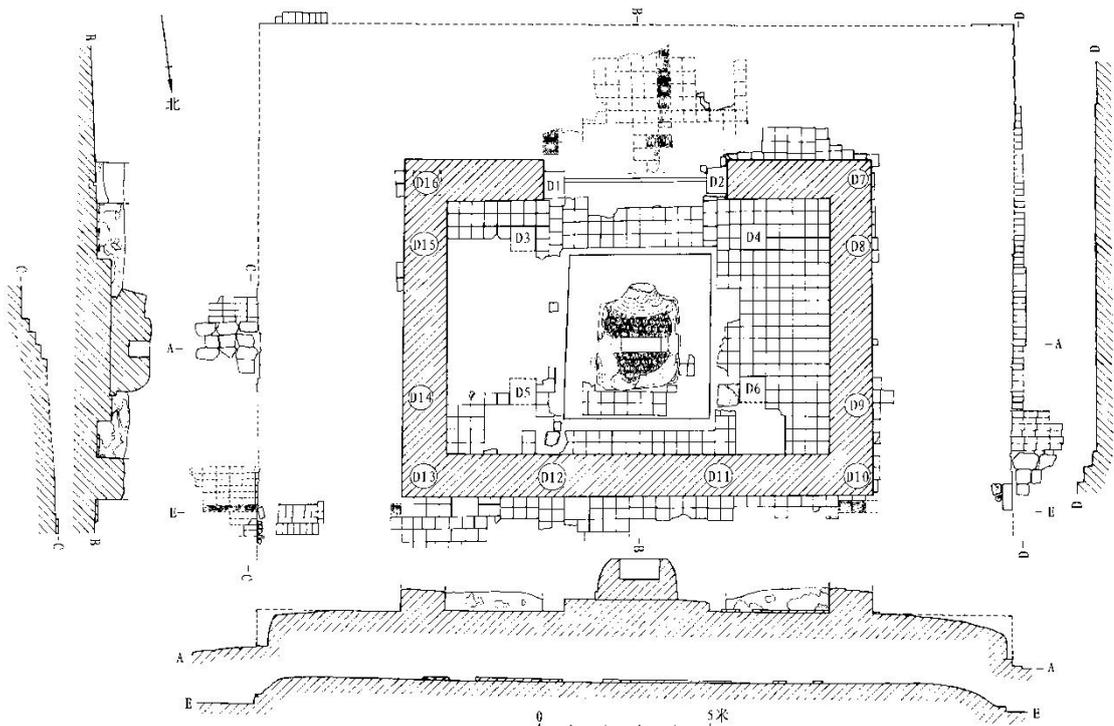
“辽太祖纪功碑楼”基址坐落于辽祖陵“黑龙门”入口东侧的小山丘上。东、南、西三面都是陡坡，仅北面为自然的山脊。2007年我们进行抢救性发掘时，仅对建筑遗址中心部分进行了考古清理，基址台明未能全面揭露。在发掘结束后即对基址进行了保护性回填（图二）。



图二 龟趺山基址第一次发掘全景（上为北）

根据2007年的考古发掘资料可知，龟趺山基址是一座土木结构建筑，坐北朝南。由台基、主体建筑和两侧登山路等部分组成。利用北高南低的平缓山丘修筑长方形夯土台基。台基北面与基岩等高，东、南、西三面边壁均做包石。包石外地面仅通过小探沟作局部清理，见有长方形铺砖，推测为散水部分。台基东西两侧都有砖石混筑的登山路。

台基上的主体建筑平面呈长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外墙为土坯墙，东西长13.53、南北宽9.83米。四面墙体底宽约1.25米，残高约0.3~0.7米。南墙正中辟门，现仅存嵌置门槛的浅凹槽和两侧的长方形础坑。除南墙明间两侧的柱坑外，墙体内共发现柱洞10个，底部均置平柱础石。室内中央筑长方形夯土包砖基座，其上安置一座大型石龟趺碑座。石龟趺头部残缺，颈部朝南，背上有三圈环套的六边形龟背纹，尾部尚存。四足雕刻细致，各为四瓣爪。龟趺背部中央凿有长方形碑槽。石碑已毁，残损的碑片散落在四周堆积中，南部契丹大字碑片较多，北部汉字碑片较多。在碑座四角的室内铺砖地面上，共有4个方形柱础浅坑，础石不存（图三）。



图三 碑楼基址第一次发掘平面、剖面、剖视图

该基址最重要的出土遗物是刻有契丹大字和汉字的石碑片。其中汉字碑片中残存“天赞五年”、“升天皇帝”、“李胡王子”等碑文局部，还有太祖皇帝与刘守文会盟北淖口、讨幽州、征渤海国等内容，可知此碑记录的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功绩。

发掘者结合基址所处位置、以及碑文内容等认为，龟趺山基址与《辽史·地理志》所载“太祖陵凿山为殿，……门曰黑龙。东偏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殿东有楼，立碑以纪太祖创业之功”的情况基本吻合。因此，推定该基址即为“辽太祖纪功碑楼”，纪功碑为碑阳刻契丹大字、碑阴刻汉字的双语石碑。根据出土建筑构件的风格，结合纪功碑文内容和相关文献记载，可以推定碑楼始建年代应该是在辽代早期<sup>3</sup>。

## 二、第二次发掘概况

作为建设“辽祖陵国家遗址公园”遗产展示的重要节点，巴林左旗人民政府于2014年开始启动太祖纪功碑楼基址的保护展示工程。为配合保护工程的开展，辽祖陵考古队于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间，对该基址进行了第二次清理和补充发掘，取得了重要考古收获。

如前所述，2007年的第一次发掘虽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当时受主客观条件所限，没有揭露基址全貌。而本次保护工程的实施，在保障遗址安全的前提下，为山地考古发掘提供了充分探索的条件。在第一次发掘的基础上，我们从考古学与古建筑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将基址的地上建筑和地下基础视作一个遗存的整体，对其进行全面揭露、重点解剖和精细测绘，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取相关考古资料。

太祖纪功碑楼基址是一座在山地营建的重要辽代建筑。第一次发掘时因未能全部揭露，无法了解基址的营建过程，对其建筑形制的整体认识也难免有所偏差。第二次考古发掘中，

<sup>3</sup>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龟趺山建筑基址》，《考古》2011年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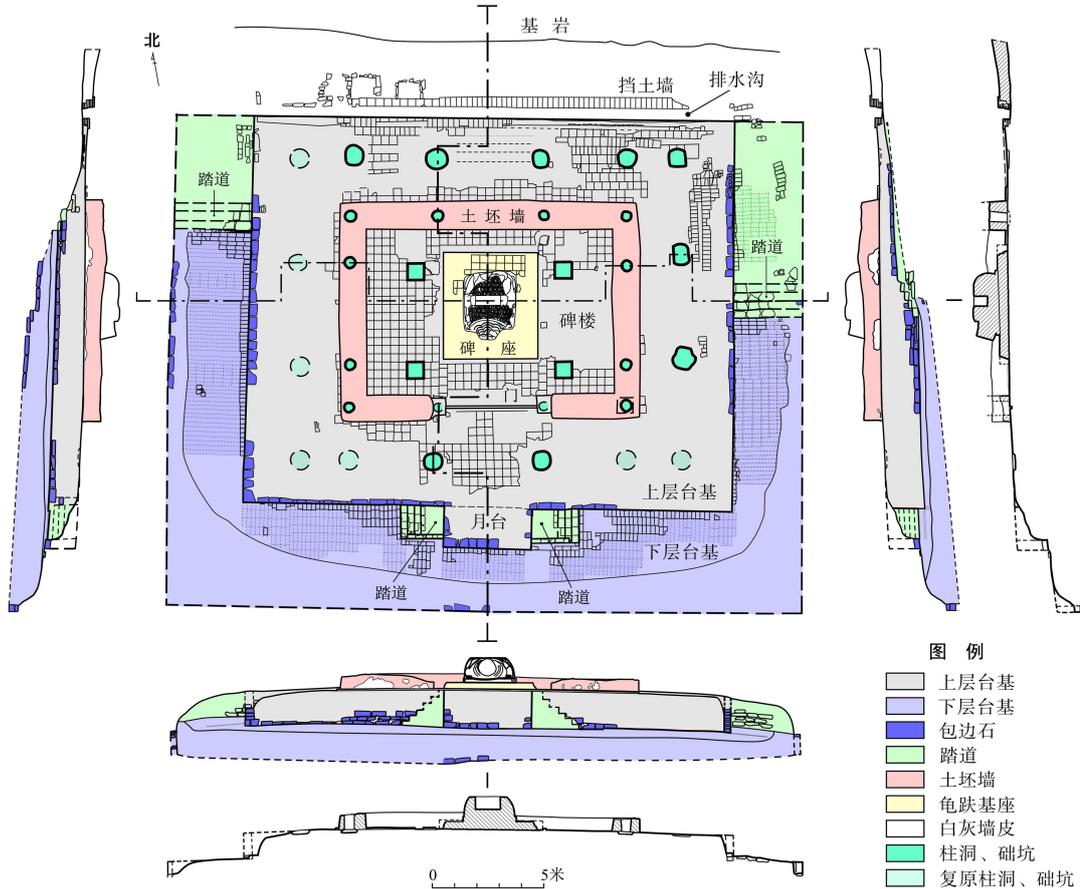
我们重新对基址的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和探讨，得到一些新的认识<sup>4</sup>。

### 三、太祖纪功碑楼基址的建筑特点

本文从建筑形制和营造做法两个方面，概述太祖纪功碑楼基址的建筑特点。

#### (一) 建筑形制

太祖纪功碑楼基址由台基、踏道和碑楼等几部分组成（图四）。



图四 碑楼基址第二次发掘平面、立面、剖视图

#### 1. 长方形夯土包石台基

通过第二次考古发掘，明确了碑楼建筑的台基为依山势而建的长方形双层夯土包石台基。台基夯土北薄南厚，东、南、西三面作出双层台基。三面边壁均用打磨较为规整的石条进行包砌，外表涂抹白灰皮（图五）。

<sup>4</sup>本文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龟趺山建筑基址》（《考古》2011年8期）一文进行了部分补充和修正。辽祖陵龟趺山建筑基址的考古资料，以最终考古报告为准。



图五 上层台基包石外壁残存白灰皮（南→北）

上层台基的总平面呈“凸”字形。主体部分为长方形，东西长 21.8、南北宽 19.6 米。南侧中央突出一个长方形月台，东西长约 4、南北宽约 1.85、高约 1.7 米（图六）。台基东、南、西三面边壁做包石，台面边缘各有不同程度的损毁。台明铺有方砖。



图六 上层台基南部月台（北→南）

下层台基东西总长约 28.2、南北总宽约 25.6 米，高约 1.4 米。下层台基边缘被雨水、山洪常年冲刷，坍塌破坏程度相当严重。从平面上看，下层台面仅东、南、西三面宽出，均作长方形铺砖。南面宽 4.2 米，北高南低呈坡面，坡面高差达 1.45 米。东西两面宽约 3.4~3.5 米，亦北高南低呈平缓长坡道状（图七）。下层台基主要起散水和连接登山道路的作用。



图七 下层台基东侧铺砖及砖痕（南→北）

## 2. 前后登临踏道

碑楼建筑的下层台基，东西两侧应与连通黑龙门和祖州城的古道相接。通过第二次发掘，我们发现在两层台基之间，共设有两组踏道，分别可登临至碑楼南部中央月台和建筑北部东西两侧。

第一组踏道设置于上层台基南部月台的东、西两侧。踏道东西向对称分布，每侧各有4级台阶，各壁包砖（图八）。每级阶长约1.55米，阶宽约0.3米，阶高约0.22~0.32米不等。通过这组踏道，可从下层台面南部中央的东、西两侧登上月台，面对碑楼的前檐当心间。



图八 上层台基南部月台东侧踏道（南→北）

第二组踏道位于上层台基的东、西两面，踏道南北向，不对称分布。东面踏道位于台基中部，共4级石砌台阶，每级台阶长约1.75、宽约0.35、高约0.15米（图九）。西面踏道位于台基中后部，现存3级石砌台阶，每级台阶长约1.28、宽约0.45、高约0.25米（图一〇）。通过这组踏道，可从下层台面的东、西两面登临至碑楼的后檐。两面踏道的位置不对称，可能与自然山体走势和登山古道的位置相关。



图九 上层台基东面踏道（东→西）



图一〇 上层台基西面踏道（西→东）

### 3. 碑楼

在 2007 年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中，已清理出碑楼的土坯墙、土坯墙内的 10 处柱洞和殿内的 4 处础坑，形成面广三间、进深三间的长方形柱网平面。建筑内部中央放置一座石龟趺碑座，其上原应立有“辽太祖纪功碑”（图一一）。



图一一 碑楼土坯墙外壁残存白灰皮（北→南）

第二次考古发掘对上层台基进行了全面揭露。土坯墙外部的台明铺砖保存状况较差，仅北部和东部还残存局部。经过仔细清理，在台明北部、东部和南部新发现了打破夯土的础坑共9个。础坑平面形状不规则，最大径约为0.75~1米，深约0.08~0.2米。坑内础石均已无存（图一二）。在台明西部，原应也有位置相对的础坑，由于铺砖及部分夯土已损，础坑也已无存。据此可以推定，在土坯墙外的上层台基上，原来还有一周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围廊。当心间柱心距为4.8米，次间柱心距为3.7米，梢间柱心距为2.3~3米。进深三间基本等距，约为4.4~4.6米。



图一二 上层台基台明础坑（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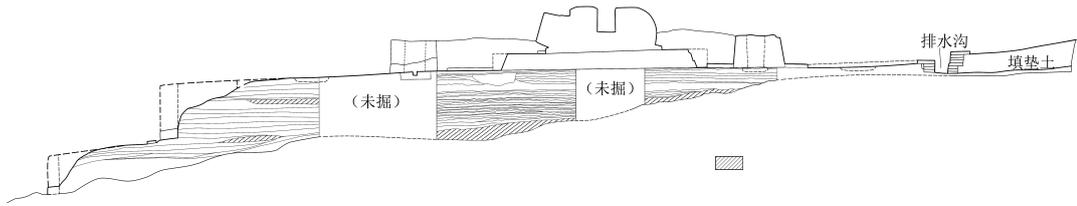
由此可知，太祖纪功碑楼是一座殿身三间、四周设围廊的木构重檐建筑，这是《营造法式》中所谓“副阶周匝”的考古实例。殿身内的四根内柱与外檐柱均不对位，结合“副阶”的平面布局，原建筑很可能采用了较为特殊的梁架结构，以构成便于安置石碑的高大内部空间和重檐的屋顶外观形式。这些遗迹所反映出的建筑特点，符合文献所载“辽太祖纪功碑楼”的建筑性质。

## （二）营造做法

太祖纪功碑楼是一座重要的辽代建筑遗址，同时也是一项大规模的辽代山地营造工程的遗存。因此，除了基址地面建筑的形制布局之外，我们还关注其选址、营建过程及其施工做法，为研究辽代建筑技术积累基础材料。

碑楼建筑选址在黑龙门东侧的山峰中，位于一道南向山岭的南端头平缓处。此处的山势北部高起，东、西两面降低相对平缓，南面陡然降低略呈悬崖状。碑楼因地制宜，依自然山体的走势修筑了双层夯土台基。

我们通过对夯土台基的局部解剖可知，建筑营建之初，几乎没有对高低起伏的原始基岩面进行修整，而是直接在基岩上开始起筑夯土台基。因为山势南部落差较大，所以首先修筑下层台基，使下层台明与东西两侧地势基本取平。对南面地势较低的陡峭处，以石块和砂石土略作修垫，然后逐层夯筑台基，同时以打磨较为规整的石块对三面边壁进行包砌，并涂抹白灰皮。其次，在筑好的下层台基之上，开始营建上层台基、月台和踏道（图一三）。



图一三 解剖沟所见台基夯层结构图

台基夯土以黄色土为主，辅以黑灰色土、青色砾石块以及灰褐色碎砂石等，夯筑坚实。台基边缘部分与中心部分的夯土结构略有区别。中心部分为夯土与细碎的砂石层交替夯筑，近边缘部分的砂石层中不再使用碎石，而是改用大块的青色砾石，以增加台基强度。底部夯层较薄，黄色夯土层厚约 4~6 厘米。上部夯层较厚，黄色夯土层厚约 13 厘米，黑灰色夯土、砾石层厚约 0~15 厘米，细砂石层厚约 2~8 厘米（图一四；图一五）。



图一四 解剖沟中的上层台基夯土（南→北）



图一五 解剖沟中的下层台基夯土与基岩（南→北）

双层台明均作铺砖。其做法是在夯土上铺垫一层黄土，然后铺砌沟纹青砖。黄垫土土质细密，厚约2厘米。铺砖底面与黄土之间，均用白灰勾缝。即使大部分铺砖已经无存，我们仍可通过清晰保存的白灰铺砖痕迹来了解台明和铺砖做法（图一六）。需要指出的是，上、下层台明均北高南低、西高东低、中心高边缘低，具有明显的坡度。虽然局部台明已被破坏，但是根据铺砖及砖痕的保存情况，仍然可以判断并测量出上层台明的原始坡度约为3度，下层台明的坡度约为5~7度，由此可知建筑排水的走向。



图一六 下层台基东面台明铺砖痕迹（南→北）

在碑楼北侧，夯土台基与自然山体之间，还发现有排水沟等设施。排水沟紧贴台明铺砖面的北缘，呈东西向，在夯土中挖槽而成，沟壁、沟底均用砖垒砌，残长 21.1、宽 0.5、深 0.3 米。排水沟北壁有一道东西向挡土墙，大部分用砖垒砌，局部使用石块，残高 0.55 米（图一七）。排水沟等遗存的发现，说明在营建碑楼时对排水设施进行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



图一七 台基北侧排水沟及挡土墙（西→东）

#### 四、结语

龟趺山基址，即《辽史》中所载辽代早期营建的“辽太祖纪功碑楼”，是辽祖陵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辽祖陵在通往陵门的神道一侧设置纪功碑楼，这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中的创举，或许也开创了明清帝陵设立神功碑楼之先河。由此看，太祖纪功碑楼基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富有特色的建筑形制结构，为研究中国古代帝陵建筑以及辽代建筑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在遗址保护工程提供的有利条件下，带着究明基址形制布局和营造做法的学术目标，我们对碑楼基址进行了重新揭露和必要的解剖。由此获得的考古新发现，修正了原来对基址平面的认识，补充了对建筑基础做法的了解。碑楼建筑为面阔三间、进深三间、辅以“副阶周匝”的平面布局，内柱采用“移柱造”的形制做法，以满足“碑楼”对建筑空间的功能要求。建筑基础的营造因地制宜，在基岩斜面上夯筑双层夯土台基，并根据台基各个位置不同的承重要求而采用不同的夯层材料和强度。通过对台明坡度的控制和排水沟、挡土墙等设施的安排，解决山地建筑的排水问题。这些新发现加深了我们对辽代山地建筑营造情况的认识。

本文仅对辽祖陵太祖纪功碑楼基址的形制与营造进行了初步考察，对于其建筑的复原研究有待继续探讨。通过目前的认识，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辽代考古和建筑遗址的关注，共同推进考古学和建筑史研究的不断融合和深入。